



文学佳作年选，对于专家来说，是文学流年的历史见证，是对作品流变过程的分类赏析，而对于大众来说，就是一种普及、传播文学的快餐。省时、便捷，各得其所。文学佳作年选，如同收割庄稼，割了一茬又催生了下一茬。文学似乎在年度的收割中加快了。当下的文学作品还未来得及尘封，便有人抢着为它搜微、存档、检索、点评，这不能不说是时代对文学的垂青。

2011中国最佳

长篇小说

香火

范小青◎著



小说的一种样式。篇幅较长，内容丰富，情节复杂，人物众多。能够在比较广阔的范围内多方面地反映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面貌。

主编◎王蒙 分卷主编◎林建法



2011

中国最佳长篇小说

主编◎王蒙 分卷主编◎林建法



香火

范小青◎著

© 范小青 2012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11 中国最佳长篇小说: 香火 / 林建法分卷主编;
范小青著. —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12. 1
(太阳鸟文学年选 / 王蒙主编)
ISBN 978-7-205-07219-3

I. ①2… II. ①林… ②范… III. ①长篇小说—小说
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42604 号

出版发行: 辽宁人民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

电话: 024-23284321 (邮 购) 024-23284324 (发行部)

传真: 024-23284191 (发行部) 024-23284304 (办公室)

<http://www.lnpublish.com.cn>

印 刷: 沈阳市新友印刷有限公司

幅面尺寸: 170mm×240mm

印 张: 13.5

插 页: 1

字 数: 235 千字

出版时间: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陶 然

封面设计: 丁末末

版式设计: 王珏菲

责任校对: 吴艳杰 等

书 号: ISBN 978-7-205-07219-3

定 价: 25.00 元

法律顾问: 陈光 咨询电话: 13940289230

太阳鸟文学年选

编辑委员会

主 编 王 蒙

执行主编 林建法

编 委 林 非 叶延滨 王得后

张东平 孙 郁

分卷主编

散 文 卷 王必胜 潘凯雄

随 笔 卷 潘凯雄 王必胜

杂 文 卷 王乾荣

诗 歌 卷 宗仁发

中篇小说卷 林建法

短篇小说卷 林建法

长篇小说卷 林建法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13
第三章	31
第四章	46
第五章	57
第六章	75
第七章	91
第八章	107
第九章	122
第十章	138
第十一章	160
第十二章	186
跋 变化之中有变化——范小青长篇小说《香火》读后	程德培 199

第一章

那和尚回头看了香火一眼，说：“阿弥陀佛，草长得比菜都高了。”说罢就盘腿坐下，两眼一闭，念起经来。

香火却不依他，回嘴说：“这么辣的太阳，村里的人也要躲一躲，难道做一个香火倒比做农民还吃苦？”

和尚不搭理他，自顾说道：“早也阿弥陀，晚也阿弥陀。纵饶忙似箭，不忘阿弥陀。”

香火气道：“你还好意思说忙似箭，究竟是谁忙似箭？早知这样，我才不来你这破庙里当香火。”

和尚要香火去菜地干活，否则庙里要香火干什么。香火却偏不服他，又去挑逗他说：“谁想到一个和尚这么难说话，比周扒皮还难说话。”他一边说话，一边在和尚身边绕来绕去，企图干扰他，但和尚不受香火的干扰，他闭着眼睛，根本看不见眼前有这个人。

香火又再拿话激他说：“你念阿弥陀佛一点用也没有，我又不是孙悟空，你也不是如来佛，你念破了嘴皮子我头也不疼。”

又挖苦和尚说：“看见大佛笃笃拜，看见小佛踢一脚，阿弥陀佛不离口，手中捻着加二斗。”

话是说了又说，气却没有泄出来，香火也知那和尚不会理睬他，便使出本领，将气撒到爹的头上，念道：“爹啊爹啊，世上哪有你这样的爹。”停顿一下，仍觉不够，重又念：“爹啊爹啊，世上没有你这样的爹。”

这本领果然了得，引那和尚开口道：“怎么怨得着你爹？”

香火道：“不怨他怨谁？要不是他，我就不会来当这受苦受累的香火。”

和尚说：“冤枉你爹。明明是你自己要当香火的。”

香火无赖说：“就算是我自己要当，但是爹为什么要同意？他应该拉住我，不让我来，他不但不拉我，竟然还亲自把我送到庙里来，怕我在半路上逃走。”

又说：“奇了，我爹又不是你爹，干吗你要帮他说话？”

那和尚说：“算了算了，看在你爹的面子上，我不与你计较。”

香火不服说：“怎么看我爹的面子，我在这里辛辛苦苦伺候你，你不看我的面子，反倒要看我爹的面子，这算什么道理。”

和尚说：“连爹的醋也要吃。”

香火说：“这是我和我爹的事情，与你无关。”

和尚说：“阿弥陀佛，我也不说了，我说什么你爹也听不见，只有你说了，你爹才听得见。”

香火怀疑道：“我爹对我有那么好吗？”

和尚说：“我不知道，你自己知道。”终于睁开了眼，朝香火看了一下，这一看，那和尚顿时明白过来了，差点又着了他的道儿，幡然省悟，断然不再与他罗唆，说道：“不说爹了，说你自己吧。你到菜地锄了草，太阳下山的时候，还要挑水浇地，然后还要煮晚饭，还有好多活要干呢，你抓紧点罢。”

木鱼也敲妥了，经也念罢了。和尚从蒲团上起了身，不紧不慢朝后院去了。

香火被撂在那里，愣愣地瞧了瞧殿门柱上一对对子：“绳床上坐全身活，布袋里藏两大宽。”气道：“那是活的你们和尚，那是宽的你们僧人。”口干舌燥，想着菜地上的菜被晒了一天后又浇了凉水的那个惬意，气就不打一处来，骂不着别人，骂起菜来：“我一身臭汗还没得洗凉水澡呢，你们的福气难不成比我好？菜天生是给人吃的，哪有叫人去伺候菜的，这没道理。”

他当然不去菜地，他没那么勤快，只管往前院树荫下偷懒去，背靠在树干上打瞌睡。

起先有一只知了在头顶上噪叫，香火找了一根长竹竿捅过后，知了不叫了。可刚刚闭上眼睛，就见那知了“忽”地变成一个火团腾飞起来，把香火吓一大跳，赶紧睁开眼睛，就看到大师傅正从那个高高的门槛里跨出来，他穿着布鞋，鞋子很软很薄。

香火惊奇，大师傅根本就没有发出声音，他是怎么听到声音的呢，那声音是从哪里来的呢？

大师傅换了一件新的袈裟。香火还是头一回见他穿得这么精神，忍不住“啧”了一声，说：“人靠衣装。大师傅，你像是换了一个人哎。”

大师傅点了点头，说：“今天要来了。”

香火没听懂，茫然地看着大师傅，想听他再说一遍，再说清楚一点，但他知道那是痴心妄想。大师傅说话，从来都只说一遍，大概因为念阿弥陀佛念得太多，所以别的什么话都懒得多说。

大师傅说这句话的时候，差不多正是胡司令他们从公社出发的时间。

香火始终没能搞清楚，大师傅是怎么知道的。一直到许多年以后，香火还在想着这件事情。

香火迷惑不解地看着大师傅不急不忙走到院子当中，站在大太阳底下。

香火好奇说：“大师傅，你干什么？”

大师傅站在当院搁着的那口缸前，朝缸里探了一下。

那口大缸香火早就探过，里边什么也没有，只是扔了一些稻草，有什么好探的呢？

大师傅并不着急，但动作也不缓慢，他朝缸里探了一探后，就竖直了身子，双手搁在缸沿上，这个动作让香火一下看出来，大师傅好像要到缸里去。

大师傅身子有点胖，而且年纪也蛮大了，看他老态龙钟的样子，香火觉得他是爬不进去的。正这么想着，就见大师傅两手轻轻一按缸沿，“咻溜”一下就蹿了上去，在缸沿上蹲了片刻，大师傅的身子就飘了起来，轻轻的像一片灰，一晃之间，大师傅就落到缸里去了。

香火惊了一会，等慢慢地回了些神，赶紧到缸那边去探望，大师傅已经盘腿坐在缸里了。那缸不大不小，大师傅在里边不松不紧，恰恰好。

香火忍不住“啊哈”笑了一声，说：“大师傅，这口缸好像就是为你定做的。”但是他并不知道大师傅要干什么，用心想了想，似乎有点明白了，饶舌说：“大师傅，你练气功啊？”

这时候，大师傅不再说话，也不再念阿弥陀佛了。

院子里忽然静下来，一点声音也没有，知了也不叫唤了，香火忽地打了一个冷战。大热天没来由地打冷战，那必是有鬼经过人的身边，吹的鬼风。

香火赶紧喊二师傅。二师傅没应答，也不知到哪里去了。又喊了几声小师傅，其实也知道喊他无用，那小和尚昨天已经出门去了，背了一个大包袱，恐怕不是一两天回得来。

既然喊和尚都喊不动，只有喊爹来给自己壮胆，香火喊道：“爹啊爹啊，你又不怕鬼，我又死怕鬼，应该你来当香火才对啊。”

身上仍然冷飕飕的，又继续道：“爹啊，爹，你明明知道庙里鬼头鬼脑，你还把我送来当香火，孔常灵，孔常灵，你不是我的爹，我不是你的儿，我不是你养的，我是和尚养的。”

又喊上了爹的大名，又说了这么歹毒忤逆的话，算是泄了点心头之气，但身上还是横竖不舒服，想必是大师傅那势态作怪作的，赶紧离开大师傅，往大殿里去找菩萨保佑。

刚要拔腿，猛地听到有人敲庙门，喊：“香火！香火！”

香火听出来正是他爹，心头一喜，胆子来了，赶紧去开了庙门，说：“爹，是不是有事情了？”

爹奇怪地看看香火说：“香火，你怎么知道？”

香火得意说：“我就知道有事情了。”

爹朝着香火拱了拱手，说：“香火，你当了香火，果然料事如神。”

香火身子歪开来，不受他爹的揖礼，说：“你别拜我，我又不是菩萨。”

爹说：“香火，胡司令已经出发了，马上要来敲菩萨，三官让我来给你师傅报个信，好让你们有个准备。”

香火立刻“咦”了一声，说：“敲菩萨？那怎么行？敲掉了菩萨我怎么办？”

爹不说怎么办，只说：“香火，三官交代了，等一会胡司令来了，你不能说是三官报的信啊。”

香火说：“那是谁报的信？”

爹说：“是我呀。”

香火说：“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爹说：“听三官说的。”

香火说：“那还不等于是三官报的信。”

爹说：“反正你别说报信的事，我得走了，怕胡司令顺道进村，把东西给抄了。”

香火说：“什么东西？原来你有东西？”

爹一听，慌了，急忙说：“没有东西，没有东西。”不敢恋栈，拔腿要走，却又放心不下，叮嘱道：“香火，菩萨要紧，你赶紧告诉你大师傅。”

香火哪里听信爹的，跟他绕嘴舌道：“我告诉大师傅，是让大师傅保佑菩萨呢，还是让菩萨保佑大师傅？”

爹一听了，眼神就趴了下来，可怜巴巴说：“香火，你当了香火，嘴巴还这么刻薄。”

香火“嘻”一笑，道：“刻薄不蚀本，忠厚不赚钱。”

爹急道：“错了，错了，是刻薄不赚钱，忠厚不蚀本。”

香火说：“爹你才错了呢，你自己忠厚不忠厚？你忠厚得把老本都蚀光了，把儿子都蚀到庙里当香火了，还不蚀本啊？”

爹两头惦记，心里焦虑，脚下就犹豫起来。

香火看爹那模样，似乎要留下来帮他，他却只管惦记爹的东西，赶紧说：“爹，你快快回去藏好你的东西吧，别给胡司令瞧了去。”见他爹仍腻腻歪歪，欲走欲留，赶紧又说道：“爹，你放心，我家师傅是什么人，你还不

知道？一粒骰子能掷出七个点。”

爹不怀疑，点头称是：“我一看你家师傅，就是个抿嘴菩萨——不怕红脸关公，就怕抿嘴菩萨。那胡司令，顶多是个红脸关公而已。”

这才放心而去。

爹这一走，香火才着了急，暗想道：“假如菩萨真的被胡司令敲掉了，庙里没有菩萨，算个什么庙，也不会有人来拜佛了，也不会有人来上香了，和尚的饭碗没有了，香火的饭碗也没有了。”

赶紧去报大师傅，走到缸边，见大师傅还是刚才进去时那样子，盘腿坐着，一动不动，双手合十，眼睛也闭上了，再仔细看，又觉得眼睛好像还张开着，这又像开又像闭的，叫人看了心里不受用，香火赶紧说：“大师傅，你莫吓人啊。”

大师傅不吱声。香火见他这样子，浑身已没了劲道，手足都酥软，知道拿他没办法了。这大师傅一旦闭了眼睛，就什么话也听不进去了。

香火一时不知该怎么办，心里有点恼，嘀咕说：“不管菩萨了？连和尚都不管菩萨了，这算什么？”

嘀咕了两句，把自己的火气又嘀咕起来了，竟然忘记了缸里这个人是庙里的掌门和尚，是大师傅，就用手去推他，要把他推醒，让他起来阻止胡司令敲饭碗。

奇的是香火这手还没有伸出去呢，那大师傅的身子已经往下缩了一下。

大师傅这一缩，香火方才明白了，心想道：“原来你爬进缸里就是为了躲避的，我还以为你装神弄鬼有一套，一粒骰子掷七点呢，却原来你一粒骰子连一个点也没掷出来。”

再往仔细里瞧，这口缸好像就是为了让大师傅躲藏才一直搁在那里的，因为它不大不小，正好装下大师傅的身体，还垫些稻草，好让大师傅坐在里边屁股不硌疼。

不过香火最后还是发现了一点问题，缸稍稍矮了一点，大师傅的身子装进去了，脑袋还露出小半截，因为它光光的，所以特别亮，特别容易被人发现，进院子的人，肯定第一眼就会看到这半个光脑袋。

香火说：“大师傅，你躲不过的，这口缸，连个盖都没有，他们肯定会找到你的。”

又说：“大师傅，你倒是躲着地方了，二师傅肯定也找到地方躲了，小师傅更不要脸，干脆就逃走了，我怎么办呢？难道你们和尚不管菩萨，倒叫我一个香火来管菩萨？没这道理的。”

又再说：“我以为我做香火，菩萨也会对我好的，其实不是这样，菩萨

只对你们好，对我又不好，凭什么要我管它？”

任凭香火怎么说，大师傅也不吱声，香火无计可施，便自我安慰说：“大师傅，你躲吧，我不躲了，胡司令不会拿我怎么样的，我爹是他的隔房老娘舅，他爹是我爹的什么什么。”

大师傅的光头被太阳照得像一盏灯，耀着香火的眼睛，他有点晕，但脑子却还清醒，一个德高望重的大师傅这样躲着，甚是丢人，想了一想，有计策了，跑到灶间拿来一个碗罩，碗罩很大，正好扣在缸沿上。

大师傅被罩在乌赤赤的碗罩里，头上的光亮罩没了，就不那么引人注意了。

过了不多久，果然胡司令就带着一队人马来了。

爹走的时候庙门并没带上，半掩着，手一推就开了，不用轰的，但他们还是轰了几下，把庙门轰了一个洞，从洞里钻进来。

香火赶紧上前认亲，凑到胡司令的脸前说：“隔房哥哥，你来啦。”

那司令眼睛向上翻。

“你喊谁呢？谁认得你？”

香火说：“噢，你不认得我啦，我是你爹——不对，你是我爹——不对——”

司令“啐”他一口，骂道：“什么你爹我爹，你有爹吗？”

香火道：“司令你贵人多忘事，去年过年的时候，我还到过你家，给你爹你娘磕头的。”

司令说：“磕头？你敢封建迷信？”

旁边立刻就有人上前，伸手把香火推了一个趔趄，倒退了好几步。

香火气得骂人说：“司令，你六亲不认？”

那司令这才伸出长长的手臂，对着他的队伍划了一个圆圈，说：“小和尚，你说对了，我们，六亲不认。”

香火不解，问：“为什么？为什么六亲不认？”觉得这话没问在点子上，又赶紧辩解：“司令，我不是和尚，你看，我有头发的，和尚是光头。”

司令看了看香火的头发，不屑道：“你不是和尚，那你是什么东西？”

“我是香火。”

“香火是什么东西？”

香火正想回答香火是什么东西，那司令却制止了他，朝他劈了一下手臂，说：“四旧！封建迷信！”

香火赶紧说：“不对不对，香火是劳动人民。”

那司令又狐疑地看看香火，怀疑道：“谁说香火是劳动人民？”

香火说：“香火在庙里低和尚几个等，打杂干活，庙里什么事情都是香火做的，扫地烧饭种菜浇水，一天做到晚，累也累死了，还不是劳动人民吗？”

司令虽然还有些疑惑，但暂时放弃了对香火的追查，问道：“你庙里的和尚呢？”

香火想这个难题迟早是要摆到面前的，到底是保全自己还是保护师傅，事先没来得及掂好分量，却已经有一个人注意到那口缸了，他大叫起来：“一个缸，一个缸！”

大家都看到那口缸了，但他们有些不明白，因为缸上不是盖了一个缸盖，而是顶了个什么东西。

那司令一把揪住香火的衣领，把他提溜过来，问：“这是什么奇怪？”

香火扭了两下没扭出来，生生地被那司令揪着，香火怕他扯烂衣领，只得踮起脚，让身子去跟着衣领子，边挣扎边说：“哎哟，衣领子，哎哟，衣领子，那不是奇怪，就是一口缸。”

那司令说：“缸上顶了个什么奇怪？”

香火说：“没顶什么奇怪，就是一只碗罩。”

司令的人马哄笑起来，司令也笑了笑，放开了香火的衣领，说：“缸上顶碗罩，还不是奇怪？罩什么呢，难不成下面罩了一只老虎？”

大家又哄笑，有一个人嘲笑说：“罩只老鼠还差不多。”

那司令举了棒要打这个碗罩，参谋长走上前来，挡住了胡司令。

香火这才看清了参谋长的面目，原来是认得的，隔壁村人氏，前一阵不干农活跑到乡里去了，原来是跟上胡司令了。他本名叫个孔万虎，现在改名叫参谋长了。

他对着那口缸左看右看，看了半天发话说：“司令且慢，从前听人说，和尚有金钟罩，谁若是打着了金钟罩，不光敲不烂它，自己的手臂还会被震断。”

那司令撇了撇嘴，显然不相信这种说法，但他手里的棒却垂了下来，可能对金钟罩吃不透，多少有点惧怕，回头对着香火大喝一声道：“小和尚，这分明不是碗罩，到底是什么罩？”

香火见那司令满脸杀气，赶紧抱住头说：“我也不知道，我不是和尚，我只是香火而已，你问大师傅吧，你问二师傅吧。”

二师傅正在后边的茅坑蹲坑，他便秘，蹲了很长时间也没有蹲出来，腿麻得不行了，猛地听到前面院子里有人大喝一声，二师傅一哆嗦，裤带子掉粪坑里了。二师傅提着裤子，两腿一瘸一拐出来了。

大家盯住二师傅这样子，都觉得他有奇怪。参谋长说：“你为什么提着

裤子？”

二师傅说：“我裤带子掉在粪坑里了。”

那司令刚想上前，忽然又回头看看参谋长。参谋长沉吟了一下，点头说道：“是听说过，有提裤功。”

司令一愣，问：“什么意思？”

参谋长说：“提着裤子跟你打。”

司令又一愣，问：“什么意思？”

参谋长说：“牛罢，提着裤子，就是不用手，不用手就能打倒你。”

香火朝着参谋长瞧了瞧，暗想道：“这参谋长倒像是和尚派到胡司令身边去的奸细，专门在为和尚说话。其实和尚哪有这么厉害，我自打进了太平寺，就从来没有见过他们练什么功，一天到晚就是坐在蒲团上念阿弥陀佛，扫把也拿不动，水也提不动，放屁都放不响。”

那司令看了看被二师傅提着的裤子，又看看二师傅的胖脸，就不去动他了。他真是个欺软怕硬的司令，重又过来一把提了香火的衣领，好像那衣领是专门用来让他提的，他提起来那么顺手，那臭嘴就顶在香火的鼻子跟前，问道：“他是你们的当家和尚吗？”

香火如实交代说：“他是二师傅，当家和尚是大师傅。”

二师傅急得说：“他瞎说，他瞎说，没有大师傅，我就是大师傅。”

胡司令不去治那谎话连篇的二师傅，却朝着香火乱嚷道：“小和尚，把你的大和尚交出来，不交出来就把你的脑袋当菩萨脑袋敲！”

香火才不愿意用自己的脑袋去顶替菩萨的脑袋，把大师傅供出来，也没什么了不起，本来就应该和尚管菩萨，要顶也应该让和尚的脑袋去顶菩萨的脑袋。

香火一张嘴，就要供出大师傅，可忽然间胆又怯了，赶紧念叨几句给自己壮胆：“大师傅，别怪我出卖你，你平时对我也不怎么样，我偷喝一碗粥你还要念阿弥陀佛来咒我，我现在也顾不得你了，我自己的脑袋也要紧的，没有脑袋就没有命了，没有命就是死人了，我不想当死人，我只好当叛徒了，可是当叛徒吧，又——”

香火胡乱念叨还没完，忽然间就有一声长嚎炸雷般的响了起来，简直是响彻云霄的响，简直是震耳欲聋的响，简直是稀奇百怪的响。

大家定睛一看，是二师傅。

二师傅双手提着裤子，对着院子里的那口缸“扑通”一下跪了下去，顿时哭得“噢嚎噢嚎”的。

没人知道他哭的个什么，大家倒是把那口让二师傅下跪的缸产生了兴

趣，围到了缸前，透过碗罩，仔细了，才看到缸里有一个秃脑袋。

那司令又愣了愣，他不知道这又是什么花招，站定了，半躬下腰，离得远远的，伸长脖子朝缸里瞧。他的队伍也学着他的样子，半躬着腰，围成一个圈子对着那缸，却没有人敢再靠前。

还是香火过去揭开了碗罩，说：“你们看，没有什么，就是一个和尚，是我家大师傅，他已经死了。”

那司令的几个手下走近来看看，有一个胆子大的，用手去探探大师傅的鼻子，回头向司令报告说：“没气了。”

那司令生气道：“敢在你爷面前装死？你爷让你怎么死的，就怎么活过来。”

大师傅身子已经僵硬了，怎么也拉不出来，众人使出吃奶的劲，才把他从缸里架了出来。

大师傅果然是死了，奇怪的是，他被抬出来，放在地上，仍然还是在缸里的那个姿势，盘腿而坐，双手合十，双眼微闭，一点也没有改变。那司令上前去踹一脚，大师傅的身子竟像块石头，纹丝不动，倒把胡司令反弹了一个趔趄。

那司令“呸”了一口道：“晦气！还没打就死了？你爷岂不是白跑了一——呸，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向众人一挥手，喝道：“进去敲菩萨！”

二师傅见他们要去敲菩萨，顾不上哭了，提着裤子又追又喊：“菩萨敲不得呀，菩萨敲不得呀。”

司令说：“怎么，你以为我们怕泥菩萨？”

二师傅说：“你听说过孙悟空吗？孙悟空都弄不过菩萨，你敲谁都敢敲，可不敢敲菩萨。”

司令大怒道：“你爷不敢敲菩萨？你爷就敲给你看！”

二师傅还在追着，还要说话，结果被参谋长伸腿绊了他一个狗吃屎，趴在门槛上不能动了。

众人拥进大殿，见到了菩萨，菩萨高高在上，那司令的棒子只能敲到菩萨的一只鞋，司令转来转去不甘心，叫人去端梯子，他提一把大刀，对着空气挥动了几下，嘴里“哗嚓哗嚓”先练习一遍。

二师傅趴在门槛上听到“哗嚓哗嚓”的声音，再次失声痛哭起来了：“菩萨呀，菩萨呀，菩萨保佑呀。”

那众人听到了，哄堂大笑起来。

“菩萨保佑谁呀，哈。”

“谁保佑菩萨呀，哈哈。”

端来梯子，司令动作利索，刷刷刷往上爬，大家伙也七手八脚地操起家

伙，正呼呼生风，忽就听得“啪”一声巨响，震得大家又蒙又晕，等定过神来一看，才发现是司令从梯子上掉下来了，趴在地上一声不吭，有人惊得脱口说：“死了？”

庙殿里顿时一片死寂，过了片刻，才依稀听到司令闷哼哼的声音，知道没有死，大家赶紧过去拉，可一沾司令的手臂，司令就像弹簧一样弹了起来，死死抱住自己的一条胳膊，大喊：“啊呀哇，抽筋了！”

眼见着司令的一条胳膊翻、翻、翻，他怎么扯也扯不住，好像有一个大力士在扭他的手臂，一直扭了他个一百八十度的弯，整个扭成了一条反胳膊。

那司令也不吵也不闹了，斜眼看着自己的反胳膊，眼泪和口水一起斜着流淌下来。又有人惊叫了一声：“中邪了。”

没有人呼应，知道自己说错了，吓得赶紧退到一边去了。

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两眼茫茫然，惊恐万状，那参谋长虽故作镇定，不露声色地观察着，但终究也没有看出什么名堂来，最后从牙缝里吐出了几个字：“奇怪，太奇怪！”

顿时间，司令的队伍大乱，众人夺路而逃，有人踩着了趴在门槛上的二师傅，吓得跪下来磕头说：“大仙，大仙，我不是有意踩你的。”

片刻之后，人都散光了，乱哄哄的场面安静下来，二师傅慢慢地从门槛那里爬起来，跪到菩萨面前，对着菩萨拜了拜，说：“菩萨，菩萨，我知道是你。”

香火奇道：“二师傅，难道是菩萨扭断了胡司令的手臂？”一边说一边就把自己吓着了，赶紧拍心口说：“二师傅，你别吓我啊，菩萨一直站在那里，一动也没动，他是泥做的，他怎么会扭人啊？”

二师傅说：“四月十四城隍庙轧神仙你去轧过吧，那就是轧吕洞宾，那一天吕洞宾会变成一个人，谁轧到他谁就有好运。”

香火说：“我是去过的，人轧人，鞋子都轧掉了，却没有轧到神仙。”

二师傅说：“不是人人看得见的。”

说完了这句话，他的心思又回到大师傅身上，重新又哭了起来。

香火回头看时，才发现刚才被架出来的大师傅，不知什么时候又回到了缸里，仍然是那个姿势，碗罩也仍然罩在他头上。

香火过去揭开碗罩，笑道：“大师傅，你装死装得真像，真的像个死人。”又说：“大师傅，胡司令走了，参谋长也走了，你起来吧。”

大师傅不理香火，香火又伸手推了推，感觉他的身子不像刚才那么僵硬了，软软的，但仍然一动不动，鼻子里也不出气。

香火奇道：“大师傅，你的憋气功怎么这么好？你怎么能这么长时间不出气不吸气？”又回头跟二师傅说：“我找根蟋蟀草来擦一擦大师傅。”

二师傅哭丧着脸道：“香火，师傅不是装死，他是真死了。”

香火才不信他，说道：“刚才他们明明把大师傅从缸里弄了出来，他要是死了，怎么自己又爬回缸里去呢？”

二师傅的眼泪不停地流下来，鼻涕也很多，但他宁肯让眼泪流下来，却偏不让鼻涕流下来，下来了就“呼哧”一下提上去，下来了又“呼哧”一下提上去，“哧哧哧”的，两条鼻涕上上下下，弄得香火心里很烦，忍不住说：“二师傅，你哭什么，你看大师傅还在笑呢！”

二师傅睁着泪眼一看，顿时止住了哭，说：“对呀，师傅见佛祖，他是会笑的，我也应该笑的，师傅这是往生了呀。”

香火说：“二师傅，什么是往生？”

“往生就是入灭。”

“什么是入灭？”

“入灭就是圆寂。”二师傅说过后，知道香火又要问什么是圆寂，赶紧说：“你不要再问什么是圆寂了，你一定要问，我就告诉你，圆寂就是往生。”

香火说：“我知道了，往生就是入灭，你跟我兜圈子。”

二师傅跪得膝盖生疼，才盘腿坐下，香火一看这情形，知道二师傅要念阿弥陀佛，急了，怕他念个没完，赶紧说：“大师傅，二师傅，你们不要吓我，我胆小，你们一个坐在缸里，一声不吭，一个坐在缸外，要念阿弥陀佛，我怎么办？我干什么？”

二师傅说：“你没什么可干的，不如和我一起念经吧。”

香火道：“你要我念经，你拿什么引诱我？”

二师傅道：“香火，你真是铜箍心。”

香火道：“你没听大师傅说过吗？从前有个和尚，要叫人念经，人不肯，他就叫小孩子念经，小孩子也不肯，他就跟小孩子说，你们念一声佛，我就给你们一钱，结果小孩子个个抢着念经，后来大人也跟着念起来，大师傅说，那是佛声不绝于道。二师傅，你不仅不如大师傅，你连几百年前的和尚也不如。”

二师傅说：“我现在一钱也没有。”

香火道：“那就等你有了一钱，再引我念佛吧。”

二师傅叹道：“唉，既然你不念佛，你就走开吧，不要打搅我，我要给师傅超度。”

香火猛一惊，暗想道：“超度这事情我知道，就是给死去的人念经，让

他死的时候可以孤单，不害怕，而且死后还可以到一个好地方去，吃香的喝辣的，要什么有什么。从前村子里死了人，死人家属就到庙里来请大师傅去给他念经，现在却轮到和尚自己给自己超度了。”

直到这时候，香火才相信大师傅真的往生入灭圆寂了。他瞥了一眼死在缸里的大师傅，赶紧往后退，站得离缸远远的，感觉尿急了，憋了憋劲，就把尿憋回去了，双腿筛糠，说：“我要逃走了，我要逃走了。”

二师傅朝香火看看，说：“你怕什么？”

香火说：“万一大师傅觉得一个人死太孤单，要带上我怎么办？”

二师傅说：“要带也不会带你的，会带我。”

香火又想了想，还是不放心，又说：“那也不一定，大师傅其实也蛮看重我的，他还说我做事机灵呢。”

二师傅才不服香火，说：“就算师傅说你机灵，也不会带你的，你没有慧根。”

香火且放了点心，但他终究还是想不明白，高低要问出个道理来：“大师傅怎么搞的，前一会儿还好好的，后一会儿就真的死了？他跳到缸里去的时候身子轻得像只猫咪，不对，他比猫咪还轻，像一片灰。”

二师傅说：“师傅要去见佛祖。”

香火倒不信了，说：“要见佛祖，身子就会变得很轻吗？”

二师傅说：“不是很轻，是很欢喜，师傅念了经，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香火没听明白，问说：“大师傅他想怎么样呢？”

二师傅说：“师傅想往生。”

香火说：“往生不就是死吗？难道想死就能死？没病没灾的，忽然想死了，就会死？”

二师傅点了点头，郑重其事说：“正是这样的。”

香火到底被他给吓跳了起来，指着说：“怎么可能？不可能的，不可能的——”

二师傅也懒得再给香火细细解释，只对着自己说：“所以，从今往后，我更要好好念经，只要念经念得多，念得好，就能像师傅一样，想往生就能往生了。”

香火一听这话，俩眼珠子一对，二话不说，拔腿就跑。

二师傅在背后喊：“香火，你别走，香火，你走了谁替我超度啊？”

香火头也不回地逃走了。